

說部叢書第四集

第十六編

沙利沙女王小紀
下卷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此書著者於十五年前。奉派至俄留學時。正值李

其來由此書不可不讀也。

中華民國十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書局發行

(沙利沙女王小紀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英國伯明罕

譯述者 閩縣林紓

發行者 吳縣毛文鍾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貴陽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沙利沙女王小紀卷下

第十四章

逾一日高門復來造余。自著書者曰：吾行有日矣。此事大意味。余曰：爾自信能使多那邦還島耶？高門曰：安有此事？吾亦不能出其真誠。喻以利害。余曰：高門。吾甚喜朋友於政治中純全其道德。今爾一舉手之勞已得米加利勳章。英國男爵。此亦何負於爾？乃陽受重託。陰行詭隨。吾恐道德中固未底純全之域。高門曰：吾意不屬獎賞及勳位。不寧唯是。正恐德皇亦有不次之賞。實則於我均無所益。蓋所懷疑者。德皇胡以屬意此島？余曰：德皇之意欲此島歸米加利。與德皇初無所利。高門曰：何以必還島於米加利？且

島中多石。石上敷以淺土。一無鑛山。之利。乃以死力爭之。又何爲者。惟此島既爲德皇屬意。或且其中藏有金鑛耶。高門未行以前。甚疑此事。既別余後。卽往訪司單偉。司單偉曰。今晨爵士以電話見示。云足下允爲沙利沙之行。吾輩聞之。亦滋欣慰。高門曰。所謂吾輩者。或足下兼德皇而言。吾意荒島無人。而德皇胡爲念念不釋。司單偉曰。吾亦不能議論德皇用意所在。高門曰。全歐中唯君一人不屬意於德皇耳。今亦勿論此事。惟其中決有隱衷。不然以德國之大。德皇之精於會計。何至負此鉅款。司單偉曰。責在康拉。不在德皇。高門曰。康拉空囊焉有還責之望。且先以一萬鎊買明珠。所剩微矣。司單偉曰。高與司都馬已允買回此珠。則一萬鎊之金。仍完好如故。想可齡爲其夫之故。必出此珠。高門曰。否。司單偉

曰。必出無疑。此德皇意也。高門曰。德皇尙不知可齡之爲人。果知之者。亦決不自信如此。可齡使氣。百物皆毀。矧此珠爲其性命。烏能舍性命而還珠。果德皇加以威力者。則吾不敢復知矣。司單偉曰。吾思可齡必賣此珠。然賣珠之事屬我。君無與也。高門曰。高與司都馬者。猶太人也。會計至精。果德皇有言。安敢不買。司單偉曰。高與司都馬事。一以屬我。足下第行。可勿更問及此。高門語止。卽曰。吾行時。君必以船載我。司單偉曰。君行以何時。高門曰。咄嗟卽行。德皇焦急。胡能久稽時日。司單偉曰。明日九點鐘。乘亞達行。亞達爲多那邦所長僱者。本至彼間。君乘此以往可也。卽以電話問船主。威力生在乎。答言。他出。獨大副斐力司在。司單偉卽與斐力司作語。議定。謂高門曰。斐力司者大副也。吾已堅託其人。將護君

行。少須斐力司至。司單偉曰。斐力司聽之。高門先生。明日乘亞達行。汝爲備上艙。且告船主。優禮來客。卽謂高門曰。足下尙有何語。高門曰。別無他求。吾喜阿藍格灰石格酒。不飲蘇格蘭之舊醕。司單偉曰。高門先生嗜此酒。斐力司汝當識之。高門曰。吾尤不悅沙門魚。司單偉曰。吾舟中初不供億此魚。語未竟。高門曰。以禮言之。吾卽德皇効力之客。卿語時以目視斐力司。斐力司幾欲失聲而笑。司單偉曰。斐力司汝其行矣。斐力司行後。司單偉曰。後此果有書見覆。可授威力生船主攜歸。高門曰。想無他舟。足以通書。司單偉曰。或且有打魚之舟。行經島前。託之轉達。然終不如亞達之善。高門曰。必以實事奉白。唯吾所懸懸者。防多那邦不讓此島。語已且行。司單偉曰。吾常得島中新聞。高門思司單偉必洞悉島情。自

念此行萬無能祕之理。既登舟。舟行甚穩。惟威力生船主。深知此行無濟。頗怏怏無歡。而斐力司與高門交情日密。往往語至數句鐘之久。自斐力司語中高門。知其人已與女王雅有情愫。且日宣其美。謂爲目所未見。一日高門問斐力司。以何時與女王成禮。斐力司曰。此事乃未思及。果蓄此心。則顏汗至於無地。彼身爲女王。且擁多金。吾赤貧一身。舍薪水外。一無餘蓄。乃作攀龍附鳳想耶。高門曰。即使赤貧。亦斷不至舍此良緣。斐力司曰。君竟謂女王乃下嫁貧士耶。無論貴賤不倫。且女王尙有老父。安能探取其意旨所在。高門曰。我果爲汝者。但問女心悅否。初不必計及其父。斐力司曰。女王似有意於我。因述山洞中抱持偎倚之狀。高門曰。既介此間。正宜下手。我非情種。然以理度之。亦當求婚舍而不求。寧非。

輕貌。女王。斐力司曰。汝謂我。尙有餘望耶。須知富貴而兼以美麗。何人不見而垂涎。高門遂凝思山洞中事。且曰。入洞時一何所見。斐力司曰。吾所見者鉛鐵之巨簫。乃積疊如山。不可計數。高門曰。汝儲簫於洞中。果何用者。斐力司曰。此物非我所實。蓋固有者。吾與女王言。永不之洩。今日居然告爾。悔且無極。高門曰。今已違約。何妨悉爲傾吐。斐力司曰。吾萬不能更言。卽出樓上所得之舊函。示高門。高門曰。此爲倫敦中來者。斐力司復出第二函。示高門。高門曰。後函與前函同。唯日月異也。斐力司曰。第二函乃得自司單偉之屋。破紙籠中第一函。則得自堡中者。高門曰。安知他公司中不用此種函件。且倫敦中每日出口之信。可達數千以外。想司單偉偶寓一書與島人者。亦在此九月中。且汝能悉島中。尙有他楮。

否。斐力司曰。有之。吾擬第二日更檢其餘紙。乃爲人焚棄都盡。高門曰。孰焚此。餘紙。斐力司曰。司密司也。高門曰。司密司爲何種人。斐力司曰。其始行庖於舟中。今日供役於島上。今旣論及司密司。吾當更述及司地芬那之事。遂述當時司地芬那划舟入洞狀。高門曰。司密司能作書乎。斐力司曰。吾不之知。惟吾歸時。船主授函三封。與多那邦。此外尤有寓司密司一書。高門曰。吾擬至島時。可以潛觀藏笥之所。斐力司曰。果得女王許可。吾當侍行。高門曰。以狀度之。似爾與女王已立偵探公司矣。斐力司笑曰。然此祕唯吾二人可探。餘人初不聽與。高門曰。儘爾所行。或不得當。若合三人之智力。取之。或能得其真際。唯登笥而觀。則吾力不逮。斐力司曰。同行甚悅。然當取女王進止。高門曰。吾當坐候。然極思効力。斐力

司曰。吾腦力笨。不易悟徹。而女王年穉。更事未多。不如足下多閱歷也。高門曰。吾垂垂老矣。然尙有聰明。斐力司曰。吾已一望而知。高門曰。果如是者。吾必能探索司密司。在島之祕密行爲。

第十五章

島中多那邦父女。於起居飲食之事。深資司密司。堡中事。司密司一總其成。每日必以小舟入村。取雞子牛乳及魚。又能僱取村間四少女。供廚次之役。並及灑掃。又倩二童子。甄甄瓦銅之器。其初司密司以一人之力治庖。而於四女中得一聰明者。口授而手詔之。竟能烹飪如法。兩星期後。堡中家政。直同英國之有秩序。女王但坐享其成。長日出而考驗。島中人情風俗。一日女王令凱利阿及其情人。划舟繞島而行。女王相其原隰。以備墾田開路。白日出

行夜歸作圖。備載應用之儀器。百事略有頭緒。唯洞中鉛鐵之箭。終莫名其所然。而司密司亦終日居堡。未嘗窺足於堡外。平日向晨。凱利阿必。攀簾使日光內射。令女王自醒。一日忽起。引女王之衾。官島下有。大船至矣。卽引女王至窗下。開窗外視。果見舟來。女王亦頗驚怪。此舟胡以猝來。是日乃不出浴。且著衣裙。且憑窗下。覷女王見。艙面之人狀至忙碌。中有高碩之人。甚類軍官。已而舢舨下中載。四人艙上之軍官指揮舢舨之人。搖向山洞。大船近堡絕近。力拋四錨於海底。女王衣著既竟。而多那邦尙酣寢。女王起之言。有船至島下。且言此舟似遊歷者。不知來自何嚮。多那邦欠伸曰。此舟卽行乎。女王曰。否。舟已近岸。且拋四錨。似非卽行者。多那邦曰。此非要事。吾爲爾驚醒。身滋弗寧。汝同凱利阿先往觀之。

女王曰。吾父乃不往問來者之爲何人。老人曰。吾令司密司問之。且延船主至堡夜膳。語後復睡。女王曰。吾不及待晚餐之時。老人曰。午餐亦非晚。多那邦卽以被蒙頭。女王乃與凱利阿同出行。及階級。見司密司方憑高望來舟。女王曰。此舟爲遊覽來乎。司密司曰。吾不之知。此舟似非英國。女王曰。行當自知。今且至船中問之。司密司曰。殿下自行不如。臣行以外國兵官初無禮衷之足言。且不知殿下爲島中之王。或至唐突。女王不聽。且曰。汝欲行者與我同舟。吾迫不及待汝歸也。司密司亦下小舟。踞船唇而坐。見大船之人甚匆匆。似引橡皮之管。且引且長。一少年軍官盛服指揮舵工。見小舟漸近。卽大聲而問。女王本習德文。思欲有言而司密司先已發聲而答。少年軍官視女王後。卽入中艙。司密司謂女王曰。

吾已請此軍官。延船主出面。且告此軍官。謂殿下。卽島中女王。蓋以德文告之。女王審德文。知司密司所告軍官。蓋指己爲富翁之女。以金錢購此島者。初非尊己爲女王也。當時初未發怒。尋小舟近大船梯次。有高碩之軍官。出視來舟。軍官衣海軍制服。與女王爲禮。女王謂司密司曰。汝告軍官。請至島中與宴。司密司未答。軍官卽曰。我解英文。無須譯也。我爲毛爾勳爵。卽此船之艦長。女王曰。毛爾將軍。吾至樂與將軍相見。能否先賁堡中。蒞我筵席。毛爾曰。今日殊忙。抱歉萬狀。船主語。雖謙退。然神情甚傲。藐視女王。爲劣種之女。耶不屑寵賁也。女王曰。晚餐不可奉邀耶。毛爾爲禮曰。請以七句鐘有半。必與盛席。唯此時不敢延登吾舟。以舟人方忙碌。無暇延客耳。女王以手勢示凱利阿。遂划船歸島。

第十六章

女王卽以面船主事。告多那邦。且云船主能操英語。多那邦曰。此種人本有教育。若以美國人較之。十人中僅有一人。能操德語。若德人者。則十人匪一不能英語者。且德人果不善英語。安能與美人互市。顧此等人雖明達。而長於貿易者。終遜美人。唯其人之詣力。亦殊不弱。女王曰。此艦之來。似不關貿易。多那邦曰。然此非商場。或且駐此修其機器。或取糧食。無須慮其別有他故。女王聞言。心殊弗愜。仍以遠鏡窺此來船。見橡皮之帶下之小舟引入山洞。女王自思。橡皮之帶入此山洞。何爲。且洞屬諸島主。胡能聽彼爲藏。儲流質之所。卽復令凱利阿划舟至大船問狀。凱利阿搖船似遙。晉船上之人乃嚶嚶不復成語。女王行時。本欲挾司密司因司。

密司與毛爾作語不稱己爲王乃不之挈但見凱利阿強操英語曰此第二次矣云第二次者凱利阿似言已見毛爾曾蒞此島者女王卽悟毛爾前此已來來必爲此山洞凱利阿語後遂發聲高歌此時舵工四五人據舷而和卽小船引橡皮帶者亦然毛爾發令止諸人勿歌而凱利阿仍歌至於終調而止復言曰此第二次矣女王思及少時有保姆教以德國之歌歌時淚落今凱利阿及舵工所歌者正與保姆同調大抵前此舵工至山洞時必爲此歌凱利阿習之故亦上口女王正凝思間斗見皮管立漲如巨蛇浮於海上凱利阿卽停機不進女王見船上機器軋軋作聲知管中所注者決爲煤油非水也卽引舟亦向山洞至時有德國小船船上人立而搖手似止女王勿前女王自念島爲己有胡以不能進

窺。則鼓柁而前。卽有兩舵工奪凱利阿之槳。凱利阿用力引歸。卽以槳擊德國之舵工。觸其齒落。舵工仰而復起。凱利阿大笑。女王卽令挪舟向大船。請毛爾罰此舵工。旣至。語軍官請船主罰此奪槳之舵工。軍官曰。船主忙極。不能赴愬。女王怒而歸堡。旣歸。垂及中飯。司密司言。主人心痛。且不御飯。並言主人須養病。靜待夜中。與德國艦長。敦主客之禮。實則多那邦固已見凱利阿與舵工爭競。事防其女絮絮於已與船主交涉。故託詞以避其聒。女王旣歸。切責凱利阿。令其點茶。飲茶後。往檢衣服。知晨來常服。故毛爾輕已。今夕當以盛服炫之。而凱利阿斗見新服。則大喜過望。女王一令凱利阿著之爲衣。棺以憑去取。及六點時。亞達之船亦至。斐力司及高門與船主爭以遠鏡窺堡上。船主見有德艦停於島上。

則大以爲奇。斐力司則三發汽笛以示女王。女王聞聲卽至。月臺之上。揚其素巾以示歡迎。斐力司亦高揚素巾報禮。船主見島心滋不懌。但許高門登岸。不聽斐力司同行。女王亦但見高門下小舟向島。獨不見斐力司。心滋不悅。歸房默坐。不期淚落。凱利阿見女王哭。亦縱聲而哭。司密司下迎高門。多那邦見高門大悅。曰。吾甚悅見爾。高門曰。此來殊近冒瀆。以足下買島。倫敦中嘖有煩言。卽德王亦至弗懌。多那邦作病狀。似不欲言。高門曰。爾病耶。多那邦曰。吾在美國時。曾延一醫生。醫我心病。許以二百元。後此醫生以指觸吾胸。言曰。完好無病。吾曰。先生誤矣。或且醫費過菲。故不留意。今更增三百。請仔細觀之。是否休養可愈。後此醫生更以手拊耳聽。言曰。果有心病。非休養不可。吾告醫生。身爲商賈。凡事務